南雷文定五集

南雷文定五集卷三

仁和門下後學沈廷芳恭訂

休寧　後學程志隆較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改本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抵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羲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

而失之也、乾初深痛樂記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語、謂從懸空卜度、至於心行路絕、自是禪門種草、宋人指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爲本體、同一窠臼、必欲求此本體於父母未生之前、而過此以往、卽屬氣質、則工夫俱無著落、當知學者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本體用事、不須別求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

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為道、繼之即須與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即中庸位育之功、至是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美矣、繼之即孟子擴充盡才之功、成之而後知性無不善也、非是原始無性、至成之而始足耳、又云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故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彼言既發謂之情、才出於氣、有善有不善者非也、又云、人心本無所謂天理人欲、恰好處即天理、其主于無欲者非也、乾初論學雖不合於諸儒、顧未嘗背師門之旨

先師亦謂之疑圖而已其論大學以後來改本牽合不歸于一并其本文而疑之郎同門之友斷斷爲難而乾初執說愈堅無不怪之者此非創自乾初也慈湖亦謂大學非聖經亦有言大學層累非聖人一貫之學雖未必皆爲定論然吾人爲學工夫自有得力意見無不偏至惟其悟入無有不可奚必抱此齟齬不合者自窒其靈明乎是書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夫更改之與廢置相去亦不甚相遠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

嗚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渠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勿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鐫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于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憂莫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于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居頃陸圻徵文壽母乾初

謂衎衎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强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勿為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備名教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於康熙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于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女一人孫二人克兕克爽余于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

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朋多矣、因埋其緒言、以讚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塡淤。唯我張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倒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書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宜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貢士雨垓葉君墓誌銘

葉雨垓有寒疾、春盡藥董、裴熾火床下、左右夾鑪、猶苦兩肩火氣不到、飲食必百沸、末胡椒投之、乃下咽、余讀宋文憲送戴原禮序、內載松江諸仲文病狀、與雨垓相似、而原禮以為火極似水、余友高旦中精于醫理、因謂之曰、雨垓之病、需子之脉而信順治戊戌春三月、旦中過視之曰、此內熱也、與見症相反、雨垓終不能信、至六月二十八日而卒、余評雨垓之為人、有相反者三、其病適應之、生平好釋氏而行事拘牽、一反也、賦性魯鈍而自負經世之學、二反也、貧不能

自給而好施與三反也雨垓祿居近三十年不登變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終身菜食凡其苦行遂過桑門然不能散髮絕世米鹽瑣屑之事舉經其手未嘗委之廚下兒室中終歲不能掃治書卷與醬瓿雜置客至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然數上書言事桑海之交走烈日中數百里迎師於台州迨其晚歲貲產落盡箭食僧廚然遇賣妻質子為之贖歸者數人或貸之篋置空券聽其志失略盡嗟乎雨垓何自苦豈其才不能振與而雨垓自謂有得抑不厭煩苦者釋氏之為道宜然歟庭宇蕪穢者為掃除

天下之故智歟施其所不忍施者爲施舍之最竟歟
余又無以測雨垓之所至矣雨垓少廩於學迎師之
功同輩皆得議叙而雨垓平進貢于二十人之中東
江失後方有知之者授以匿銜夫授職於旣敗之後
是亦謂之相反也雨垓諱華滋葉氏餘姚人也曾祖
諱選嘉靖十七年進士工部郎中祖諱逢春嘉靖四
十四年進士鄖陽知府父諱憲祖萬曆四十七年進
士廣西按察司母梁氏封恭人配盧氏子一人晟其
生在萬曆辛亥八月十五日葉邑之風山喪亂之中
余濱於十死雨垓不以爲非是然余自以爲迷輪亂

轍、每勸雨垓入山自放、雨垓不應、丙辰八月、始依空林、適公之故居以老、澤望游山歸、數雨垓近日之樂、余心喜而恐其不能久留也、果未幾而以病出矣、余之衰雨垓不値、以其爲內弟也、然則歲之求銘、其又何辭、銘曰

世所有之嗜好兮。雨垓亦云其無之。既㵎然而寡欲兮。復亟亟其奚爲。

萬公擇墓誌銘

昔者徐曰仁死陽明每臨講席酬答之間機緣未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講畢環柱而走嘆曰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乃率諸弟子至其墓所酹酒而告之嗟乎知言之難也從古皆然余老而無聞然平生心得爲先儒之所未發者則有數端其言性也以爲陰陽五行一也賦於人物則有萬殊有情無情各一其性故曰各正性命以言乎非一性也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也狠貪虎暴獨非性乎然不可以此言人人則惟

有不忍人之心、純粹至善、如薑辛荼苦、賦時已自各別、故善言性者、莫如神農氏之本草、其言太極也、統三百八十四爻之陰陽、卽爲兩儀、統六十四卦之純陽純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卽爲四象、四象之分布、卽爲八卦、故兩儀四象八卦、生則俱生、無有次第、人生墮地、分父母以爲氣質、從氣質而有義理、則義理之發源、在於父母、陽明言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不知天理從父母而發、便是仁也、嚴父配天、非崇高之也、吾之於天、渺不相屬、藉嚴父在天之靈、通其陟降、而先儒疑於郊鯀、以功德言、不以感

召言非也河圖洛書先儒多有辨其非者余以爲郎今之圖經地理志也其言河洛者周公定鼎於洛四方之人戶盛衰道里之阨塞險易諸侯貢於天王故謂之河圖洛書其他異同甚多見者皆爲郢書燕說一二知巳勸余藏其狂言以俟後之君子惟公擇渙然氷釋相視莫逆以爲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余何以得此於公擇哉今公擇死矣余之思公擇寧不殊陽明之思曰仁乎公擇諱斯選萬氏余友履安先生之第五子也其世系詳履安誌中公擇生平不應科舉出而教授自武林語水以至淮上故亦不專舉業通

鑑則手錄二十一史則句讀丹鉛不遺一字其在語水得余所評羅念菴王塘南二先生集讀之不以口耳從事默坐澄心恍然如中流之一壺證以蕺山意爲心之主宰而愈信從此卓犖讀書不爲舊說所錮三十年如一日也淮上之門人如唯一西洮皆能興起於學使蕺山之流風餘韻北漸而不墜者信公擇之立身不苟耳世苦於貧多不持士節三三兩兩相習於機械之途以苟得爲才公擇痛惡之門在久故者未嘗肯假借一語令其自容有以講學自命者諸儒無不受其彈駁衆皆惑之公擇曰誠使彈駁皆是

也、而獨不彈駁燒金關節、身與之乎、節在名家子、逃而爲僧、見人即以布施强聒、公擇面數之曰、儒佛皆君子、會有君子而不知廉恥一道、節在不覺媚屈交游間闒隱微之善、砭纖芥之惡、古之所謂隘人也、公擇既不爲世用、事功無所表見、又不著書以自炫耀、然余直信其爲黃叔度吳康齋路上人、非阿私所好也、生於崇禎巳巳五月十八日、卒於康熙甲戌八月初十日、娶董晉公之女、無子、以兄子世祺縣丞爲後、一女適王文三之子錫仁、余三年病榻、知交斷絕、公擇自館歸、必再三過余、以工夫相證、始得破涕一笑、

今年正月二十二日、雪浪兼天、公擇漏丹徧險、信宿而去、余以爲一年之別、執手悽愴、茍知其爲死別、悲又當何如也、知公擇者、家人未必如余、故不俟其請而銘之、銘曰、

世之講學。僅以口耳。高者清談。卑者無恥。羌鄭之尤。時文批尾。惟公擇甫。靜坐窮理。數十年功。識一是字。不媿古說。不隨時徙。膠漆盆中。震雷破底。吾傷孤另。愈思其美。

紀九峯墓誌銘

余讀文陸傳而嘆一時忠義之士何其盛也故鄧光薦為文丞相幕府傳僚將賓從幸聯可書者六十餘人其散見於宋末元初各家之文集者殘山剩水之間或明或沒讀者追想其風槩欷噓而不能已者又不知凡幾蓋忠義者天地之元氣當無事之日則韜為道術發為事功溟然不可見及事變之來則鬱勃迫險流動而四出賢士大夫欲起收之甚之為碧血窮燐炎之為土室牛車皆此氣之所憑依也金石變聲余所紀録者亦多矣而余友高辰四為紀裒文丐

幽堂之誌亦其一人也君諱五昌字裒文別號九峯靜隱世系鳳陽元翰林學士紀安道之後學士同知慶元路事卜居於鄞然返蓬鳳陽至其孫宗德始爲鄞人祖光祖父茂英郡庠生君群從皆以科第起家而君在庠序間藝有時譽所交皆邑之名士時逢喪亂不欲以經生自詭苛才斂容相與周旋四方失職者多以君爲歸同邑之士落於䟕阸者君必多方拯之不能則慰藉其家令其知死可樂而生可悲也事親則菽水藥石心力經營不使有傷哉貧也之嘆居父之喪則鷄骨支牀身先毋卒則死而猶覩於子職

可以無憾矣然君之可以傳者則有二事從錢忠介學爲制義忠介截江之守君入其幕府多所贊畫題授行人司行人忠介航海君以親老不行忠介卒於閩家人忽不見君以爲爲親串之所援止月餘而返方知其入閩哭忠介也此與謝臯羽之西臺慟哭何異乎張司馬被獲至省其甥朱相玉貧不能從君資其襆被且以貿首之資付之相玉奉君之教得收葬于西湖此與張卯穀負文山之骸骨何異乎夫臯羽卯穀其事爭光於日月而君之所爲但傳之鄉黨一二所識之口能保不泯沒乎古來如此者多矣君自

司馬歿後、遂病翻胃、自云吾年六十二、當終、康熙辛酉八月十一日、卒正君所期之年也、娶李氏、子二曰曆元曰曆儀、女一、適太學生黄本、孫三允豊允升允恒、孫女一、銘曰、

天地遼廓、大氣舉之、江河融結、日月驅馳、中爲民物、長安久治、彰明較著。尤在亂離。猿鶴蟲沙。俄頃變移。麥秀之歌。西山之薇。草木精英。亦起收之。於惟紀君、幕府愳奇、遂其遯荒。耿耿曩時。吾繼中齋。作此哀辭。

胡雲峯墓表

人子之於親、生致其養、死致其哀、莫不欲托能文之士、傳之後世、然非其子孫之顯達、無由自見其因顯達而見者、虛誇鮮實、觀之者又未必信、君子樂道人善、則夫巖穴之下、有一二卓然行事可以維持世教者、豈可因其子孫之顯不顯以爲去取哉、胡君象斗字敬辰、號雲峯、績溪之龍川人、祖一桂、父聚慶、君讀書識大義、然不爲場屋之業、雅尚淸寒、古松流水之間、落于鏗然、便可終夕、梅花開時、繞樹百回、疎影在地、吟情愈摯、邈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爲、豈碌碌尋

常之士哉。而其可表則有二事。文王世子云、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然則庶人之於親疾、亦不過謹其湯藥之節而已、乃君之母疾、君割股肉投於湯藥以進君之母、遂爾霍然、至性所感、越於中庸、非復聖經之所限節矣、自宗法廢、後之為繼嗣者、不過貨財而已、非復有香火霜露之感、故釁相之圖為人後者、不入惡其貪也、假使以繼絕為念而為人後、是其人賢人也、當必為子路之所延矣、君之兄

敬泰死而無子貧甚莫肯爲後者君戚然曰吾忍吾兒爲無祀之鬼乎遂命其次子珙斬衰竹杖號於柩側以己財襄其喪葬加於人一等矣是二者卓然不與俗同李定母喪一日不加漸建爭襲十年不決方之於君能不愧死乎子四人曰衍曰珙候選州同知曰琰曰珐皆能克其家

汪禎公墓表

新安汪虞輯寓於吳門、時名甚著、往來之名公勝流、無不稱之、余嘗至新安、得交汪扶晨、知汪氏之多賢、出爲聞人、處者亦必敦本厲行、山梁之介也、虞輯以其父狀求銘、讀之而益信、君諱希旦、字禎公、家貧力田養親、不以菽水弛滌瀡之敬、稚弟三人、恩意周匝、畢其婚娶、一門之內、和氣旁皇、君曰、吾浮沉閭里、以爭尺寸、猶如烏鳥豕雪、所得幾何、於是出遊吳楚之間、而家乃大起、甲寅巳卯之亂、新安無有寧戶、君支危定傾、風塵無恙、則其才之優也、君之在吳、母夫人

病危、君心動亟歸、得侍湯藥半月、至於大故、無終天之恨、曾參之孝、精感萬里、阮孝緒至性冥通、母病自到、君實有焉、及其喪葬、一循家禮、知者以為不愧紫陽之闕里也、已而告其諸弟曰毋以母死而有二心、尺布斗粟之謠、不以帝王而稍假借焉、同居四十年、如一日、凡故疇新畎、廪假進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於君是賴、晚年君以其所閱歷者、庭詰諸子、往往與古言暗合、不必求之書本也、康熙巳巳八月病卒、得年若干、虞韓之所序如此、君亦鄉里恒人、無麗辭輝藻以要譽文學、無豊財崇職以驚煥流俗、無奇節

説行以聳動世習故無可書也余觀近來名公鉅卿之碑板千篇一律其所書者不過升遷履歷濮龍登眷而已其於經世之業折奏對之詳明納牖揚庭皷然無一可指蓋不欲顯露恐伐以起謗媢故寧諱而不書夫臺閣草野之文區以別矣今除官爵之外與草野同無事實則亦草野之文也臺閣之體將無絕乎然草野之無可書不礙其爲敦本厲行之士臺閣之無可書使其文傳之後世無乃爲魏胡趙不可差別時風衆勢吾於裴君而爲之一慨也

姜定菴先生小傳

道無定體、學貴適用、奈何今之人、執一以為道、使學道與事功判為兩途、事功而不出於道、則機智用事而流於偽、道不能達之事功、論其學、則有適於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為則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豈真儒哉、懲虛而覈當世、吾友定菴先生、其庶幾乎、余交先生三十年矣、同為子劉子之弟子、同輯子劉子之遺書、同繼子劉子之講席、而余頹墮無成、先生之在朝野、遭時致力、必濟艱庸、秘豎嘆之、先生黜往行、為厭應須孚絕其所聞知、苟子儒効之非虛言也、先

生名希轍、字二濟、別號定菴、姜氏爲姚江世家、高祖諱子誥、行太僕寺卿、曾祖諱鏡、光祿寺卿、祖諱逢元禮部尚書、父諱天樞、工部郎中、妣錢太夫人、先生中壬午舉人、解褐溫州府學教諭、攝瑞安縣事、海船攻城、其舵樓高過城堞、架砲於上、守陴者不敢向邇、皆爭須臾之命、先生以蠟書請救、初遣爲其所獲、再遣爲乞人裝、始得達郡、援兵至、先生授計破之、溺死齊雲江者無算、事定、有言其聚落通海、援兵利於鹵掠、欲往搜捕、先生不聽而止、順治壬辰、授縣、　王師狥地、元賊爲婆羅之匿、軍輸供應、頭緒紛然、先生取定

俄頃事無留滯兵民兩得焉癸巳甲午畿內水災饑民咸就食於畿南大名順德數郡時逃人禁嚴居人皆閉戶拒之野廟村坊亦不聽其停止遍野哀號先生惻然以邑中塚北等集兵火之後田土荒蕪下令但驗其婦女之無雙環丁壯之非關東語音者皆聽留集賑之使其開墾群情大悅督撫上聞 上嘉其救荒通變下其法於各郡更生之民不啻數千萬北地丁糧大概隨田上下三十畝而起一丁雖是洪武板丁未經勾除故有一丁而輸九丁之稅者先生欲除之以舒民困胥吏皆曰不可先生乃以新墾之田

依例起丁、而與叛丁之數適相符合、百年之患頓除、一日越獄者十三人、一邑譁然、先生不動色、已而四有病足不良於行者、得而訊之、云魏縣某家有土穴、可以藏匿、先生即於燈下遣手力往捕、遲明畢獲其應變暇豫如此、大吏無不知其才、三省大事、皆願質成於先生、入爲戶科給事中、歷禮兵二科、轉都給事中、所言皆天下大計、度當今所易行者、不以迂遠取聲名也、如觀州縣之設施、調繁簡以佐銓政、免京解之贓罰、悉存留以備凶荒、窮盜賊之源流、用保甲以先貴近、其議刑也、勿以刻深爲治、杖罪之折贖、較前

十倍請仍故例重罪之流徙置之死地不宜槩用此
皆導　皇上之惻隱洋溢宇宙書曰罪疑惟輕曰寧
失不經蔡傳謂二者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法先儒以
爲即此一言蔡傳可廢先生之言豈蔡氏所敢望哉
又言撫臣須設標兵徒以空名不資彈壓使從先生
之議則三藩之叛或可預銷此曲突徙薪之謀也
上亦知先生爲最深故其章奏多見施行需次京師
特令再補言官以俟京堂缺出及外艱歸服闋未
出即以奉天督學起用田間皆近例所無也先生歸
爲鄉邦領袖越中喪亂之後人不說學先生率二三

老友、讀書談道、重舉證人社會、毋過三之日、先生入講堂、釋菜先師、士子之有志者、雲委景從、始知場屋之外、大有事業、又開義學、使閭閻無力讀書者、皆與弦歌、風俗爲之丕變、子劉子夏奠之後、及門之士、冬歸忠節、海內遂無知其學者、先生於故牘理其緒言、刻之行世、使海內知子劉子之學、與陽明同而異、異而同也、先生表章忠節、不遺餘力、與王顓菴先生、建六賢書院、祀先忠端、劉忠正、倪文正、施忠愍、周文忠、祁忠敏、於郡城、春秋有司致祭、倪文正喪在淺土、已數十年、先生以所選[illegible]域、爲之襄事、塗車芻靈、無不

出自先生施忠愍夫人依壻家以活壻不能養先生割田二十畝終其天年其於三黨恩義周旋曲折又不足爲先生道也甲寅之亂所在蠭起越城受圍先生與當事城守出其私財以享戰士保越之功不讓呂珍有言宜召募一旅以備緩急先生言市井烏合應變則不足生變則有餘終當以靜鎭之辛未夏蓋湖決鹹水下灌虞餘慈鄞鎭海五邑民無覓飲之處若遇春耕插禾無地兒子自家測量畫圖作議告先生先生力陳利害李郡守始築海堤民患稍息先生之學以事悟道久之以道合事從人情物理之恰好

處體當受用故不與世牴牾亦不與世波靡所在見功皆其真誠之流露也晚乃留心玄門頗爲有得已而悟玄門之功惟在養氣盈天地間皆氣而氣有恆細其粗者吾身出入之息其細者無聲無臭流轉自有天則故調息之法以之由粗入細則可若但執所謂之息以爲氣止在是則非聖人從心不踰矩之學矣慈湖之不起意即艮之思不出其位也先生自此遠矣余少遭患難流離失學偲偲之力不忘沈眉生陸文虎二人老而師友俱盡往往忍饑誦經其間可以緩急告者唯徐果亭與先生二人病榻之中此心

耿然故以生平所見聞者一一實書之不敢妄許自欺以欺先生也

孫男　千人

曾孫　侢文

　　　儲文

元孫　璋

　　　紹頲

　　　紹顥校字

南雷文定五集卷四

仁和門下後學沈廷芳參訂
休寧　後學程志隆較刊

附錄

文孝棃洲先生私諡議　萬言

先生旣卒之明年、小祥過矣、其孤百家以謝弔至寧、門人二十有七人、聚於言谷、援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之例、議所以私諡先生者、董允璋曰、先生之在本朝、徵聘不起、則猶然士也、檀弓記禮所由失、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可知士不當誄矣、吾黨以此加

先生不幾謚乎、萬斯備曰、先生嘗以　景炎
辯與之際、拜至今正史猶遺之、先生所仕、雖偏隅之
主、夫寧得竟泯其迹乎、　先生之謚無
所疑也、陳自舜曰、然則當謚為文、先生淵源六籍、貫
穿百家、賦物則萬態畢呈、論性則三昂俱補、以此為
謚、其庶幾乎、劉甲曰、自宋以前謚多一字、今之典制
必兼數美、先生袖錐北闕以刺伏依承數額山以康
堯傳文而加孝、斯為允宜、姚光發曰、不然、孝者一身
之行、而一家之事也、先生抗蹈海之踪、而高不事之
守、直使商山可五、首陽可三、此宇內正氣之宗、有明

數百年綱常所繫也謚以文節乃不失先生之心矣僉
矣言於是與馮政化雲鼓陸孝孚周亨甫孚堯甫許隆
裘璉黃宸夢黎孝陳之請毛文強王錫爵孝敬鄭
性張錫琨張鉞瑛張錫瓔王錫仁陳汝登許測駿道
孫符萬世標折衷衆論而斷之曰道德博聞先生之
文不待言矣顧非先生之孝無以啟先生之節之奇
抑惟先生之節介以成先生之孝之大蓋言節而先
生之制行固直而尊言孝詞先生之立心要由而苦
也爰取謚法秉德不回曰孝之義而以文孝擬正直
敢好廉自克曰節之義而以文信擬陪共就先生僚

前決之得文字二字先生之靈殆欲自[illegible]其書志之所在歟於是退記其語以俟於門人之[illegible]學與非寧者康熙丙子重九日甬上門人萬言百拜謹識

黃忠端公暨徵君遺獻公父子兩神位入省郡

鄉賢祠看語　　張希良侍講學政

黃忠端公三疏擊璫、撩虎鬚而不顧、孤忠報國、塡軒戶以如飴、近與楊左齊芳、遂視逆于並烈、至其欲調停於奸黨之際、實深合乎大易包羞之權、劉忠宣用之而善類以全、諸正人違之而奄禍遂烈、痛以往事、噬臍何言、由公講學素明、深智沉勇兼備、不幸臨危致命、成仁取義、俱融浩氣、已塞乎乾坤、英風猶凜乎毛髮、旌忠有典、祭祀何辭、冢嗣徵君梨洲公、孝友性生、忠貞世篤、髫齡伏闕、能訟化碧之冤、博浪襲椎、勇

斥群奸之魄、天地為之震動、春秋大其復讎、若夫高隱而廢蓼莪、鑿垣而逃旌帛、等身著述、蔚為柱下之藏、栖跡烟霞、名動　聖人之問、洵漢庭之鴻羽、而越國之綺園也、父子兩世、俱振古人物、豈特一鄉一國之善士已哉、既經前院崇祀縣庠、如詳併祀省郡、用光盛典、以示楷模、

先遺獻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　男百家

府君生於有明神宗三十八年八月初八日戌時考終於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卯時享年八十有六不孝百家謹遵末命於次日昇至化安山不用棺槨安臥壙中石牀前設石几置所著述圖書其上即塞壙門其壙前片石平時嘗命求寒邨鄭先生文勒之先生於府君之交不特生平忠孝大節學問文章即府君荼苦衷曲不敢告人者雅知甚深奚俟不孝百家荒迷蕪筆覼縷備陳聊述先代世譜略討生平學術事爲之萬一并膝下所覩朝夕瑣細之一二致

泣血稽顙以請、姚江黃氏漢潁川之後、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爲慶元通判者、金人破慶元不屈死之、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爲東發始祖、一居慈谿之吳磐、一居鳳皇山竹墩、居竹墩者諱蔚河字時通、號鶴山、已徙餘姚之竹橋、此吾族之始祖也、當是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遑詩書之業、以故逕從曾莘、四世失其名、僅存行次、至第六世祖字世堂諱堂者、而名字始得詳、七世爲文貴府君貴、八世子尹府君尹、九世安之府君安祥、十世廷杲府君杲、十一世廷璽府君璽號小雷、兄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返、祖往

求之、裂紙寫兒之年貌籍貫爲若丁、廣之寺觀街衢、
經行萬里、至道州、承兒而歸、十二世素菴府君諱鼎
義倉法於里中、十三世東河府君諗生先高祖對川
府君而早世、祖妣章太孺人身寡子孤、高祖入城市、
必向所之而立、待歸始食、守節數十年、高祖諱大綬
號對川、爲人精敏、知先王父忠端公必貴、嘗問孫之
得推封其祖官何品、對曰三品、高祖曰吾當及之、王
父以七品死節、或言其不驗、未幾與遺贈太僕寺卿、
先曾祖諱日中字眂漢、以易爲大師、諸生以應試文
來質、預定其高下次第、無不奇中、五經左史內外傳

國策莊騷隨舉一何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必原本經傳王父之喪蔣令弔之逆曾祖曰此郡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一邑利害他人所不敢言者獨慷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作奸曾祖投以治生梏伍伯叩頭請死鄰邑之逆案尚書某使僮客越境逆人曾祖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寄汝主耳其疾惡如此累封太僕寺卿先王父諱尊素字眞長號白安萬曆丙辰進士天啟閒官御史以抗奄被摧忠賢客氏忠死崇禎時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後追贈兵部左侍郎謚忠端府君諱宗羲字太沖號梨洲行第一祖母

姚太夫人將分娩、王父頂推祿命年月庚戌乙酉得日時庚辰丙戌配合極佳、然須聞金鼓之聲乃驗、適當是日是時、有里優鳴鉦擂鼓、而府君生、日者謂與先師生物只差一字、見孔子生卒歲月辨於時高祖贈太僕公、高祖母章太淑人猶在堂、曾祖行四人、祖行十六人、一門親屬三十四人、皆同爨、而府君爲宗子、天啟癸亥年十四、補仁和學博士弟子員、十六娶先母葉淑人、外祖爲廣西按察司諱憲祖、六桐先生、丙寅、王父被逮、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莊烈帝登極、是時府君年十九、乃袖長錐草奏疏入京頌冤、先是王父凡

三疏劾奄、第一疏在楊疏二十四大罪之先、第二疏繼楊而上、第三疏則萬忠節杖死後、逆奄髮指、嗾曹欽程論之削籍、後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王父用織造奄李實爲張永授以秘計、逆奄大懼、使人譙訶李實、於是以講學興大獄、而王父被禍、府君至都門、已得賜祭葬贈官錄後、一疏謝恩、一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會審許顯純崔應元、府君對簿、袖錐以錐顯純、流血被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府君謂顯純與魏忠賢謀反、謀反則以親王高煦宸濠猶不免於戮、

況皇后之外親乎卒得論顯純應元豈不待時妻子流三千里又與光山夏承吳江周廷祚共鐫所頭顏格葉文仲立時而斃蓋顯純爲大理王父被其拷問而二人則乙丙被難諸公皆其手害者北地牛子名所頭承則夏公之介子廷祚周公宗建子也六月會審李實李永貞劉若愚三奄於中府李實辦原疏不自已出魏忠賢修怨於諸公取其印信空本命李永貞填寫之故其異在殊上又恐府君執對使人致某行賄三千金府君即疏言其事謂李實當取空本之時何以不言諸公被逮之日又何以不言汝即與

死以七君子之命代汝么麽一死今尚欲求生乎況以實之賄賂倘求不得茲現可據矣則罪在株上之本焉知不出今日所爲乎復用錐錐實等盡府君義勇勃鬱久自拚一死以衛仇人之脅賴天子仁明念忠死孤兒而不顧也迨福王南渡阮大鋮尋防亂揭之怨次第欲盡殺揭中人而府君尤所注意目爲黨魁者也初逆案既定大鋮百計謀翻不遂崇禎十二年攜重賄挾新聲招搖白下躁進之徒受其籠絡爲卷土重來之計一輩知名士共出留都防亂揭逐之其揭首顧子方杲次則府君次左碩人國柱左子直棟

沈眉生壽民、沈崑銅士柱、魏子一學濂等、而從中孫恩、則周仲馭鑣也。至是大鋮以定策功、欲先殺仲馭而無名、曰彼勁云逆案、我當以順案誅之、乃牽引周介生鍾之從賊、而逮仲馭、嗣是希大鋮意者、交章劾其所嫉、子直一門、變姓名而逃、眉生亡命金華山中、而府君初爲同邑之逆黨某、與劉蕺山、祁世培、章羽侯三先生同劾、後爲徐大化之姪署丞某特疏所劾、下三法司逮問、値大兵南下、其事得解。不則王父既死於逆奄、府君又且死於其乾兒矣。淛河之役、鼎革初遂、彈丸一隅、求測聖朝高厚、尚有乃乎、於

已日而用牛羊之體者、即府君亦嘗慶新處鼎臘同夸父秦丁有歎不悔空坑然而張倫魏齊遂倚箭山爲破壁文成五利共指竹清爲蓬萊府君乃悵然曰我乃以依名江湖耶遂奉王母避之山中大發篋衍默體備勘始悟師門之學爲集儒先之大成府君垂髫讀書、即不願守章句、好窺羣籍、年十四、隨王父京邸、王父自課以制義、府君完課之餘、竊購三國衍義、列國傳東漢殘唐諸小說藏之帳底、夜則發而覽之、一日王母以告王父、王父曰、亦足開其智慧、自後王父每私視府君書、觀所乙處、而府君轉不之知、年二十二

發憤讀二十一史日限一本丹鉛矻矻不輟不寢者府君自少遭多難家仇黨禍南北往來未嘗廢學顧是時心力旁溢既業制舉復騁詩文就試南都凡一時四方知名之士無不交遠近時文詩賦之會無不赴遊文統於東浙就盟會於三吳故雖得子劉子以爲之師嘗自謂先師夢奠以前痛掌血痕不沾牛革及是滌水瀾枯百途心折而蕺山愼獨之宗旨得府君而大顯焉初子劉子嘗與高忠憲鄒忠介馮恭定三公講學於東林首善兩書院三公繼歿乃始與陶石梁舉越城證人之會然東浙之學自新建啟途一

傳而爲龍谿、再傳而爲海門、石簣、湛然、澄之禪入之、三傳而爲石梁、輔之以姚江之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密雲悟之禪又入之。蕺山主慎獨、慎則敬、敬則誠、消息動靜、步步實歷而見。石梁宗解悟、云識得本體、不用工夫、求之心行路絕之閒、故雖與同事而論多齟齬。已分會於白馬山、石梁所說皆因果、至言一名臣轉身爲馬、引老嫗證之。府君曰、是何言也。因約吳越士四十餘人、連袂而稱弟子於蕺山、自是蕺山門人益進。然丁改革之際、其高第者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羽侯、葉潤山、彭期生、王予趾、祝開美諸先

生既身殉國難其餘或時文之瑰礧未消或螟蛉之蜾蠃易化間有自任知師門之學者則毘陵之仲昇惲子由此其選也巳酉東來握手謂府君曰今日知師門之學者惟吾與子議論不可以不一但於師門言意所在當爲渾融府君不答蓋以師門超越前儒者全在於此此而渾融猶是師門之學乎府君表顯師門之學發前人之未發者大端有四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樹木溉培必於根本枝葉之上無可用力知乎此則省察即存養中切實工夫今專以存養屬靜安得不流而爲禪省察屬動安得不流而爲僞又

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爲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離、一曰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於義而不二於惡、正指其所存而言也、如意爲心之所發、孰爲其所存者乎、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之本旨乎、蓋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工夫結在主意、中、離却意根一步、更無格致可言、一曰已發未發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夫喜怒哀樂非以七情言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謂之

喜仁之德也自其油然而暢謂之樂禮之德也自其肅然而斂謂之怒義之德也自其慽然咨敘而止謂之哀智之德也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即爲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性之德也故人有無七情之時而無無四德之時自其存諸中言謂之中即天道之元亨利貞運于於穆者是也陽之動也自其發於外言謂之和即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陰之靜也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一曰太極爲萬物之總名易畫之一奇即太極之象因而偶之即陰陽之

象兩儀立太極即隱於陰陽之中故不另存太極之
象於是粗言之道理皆因形氣而立離形無所爲道
離氣無所爲理離心無所爲性而其要則歸之慎獨
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認識本體而墮於怳
惚或倚傍獨知而力於動念皆非慎獨體也人心徑
寸間耳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
有主是曰意意者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性
有此不慮而知之靈體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擬以
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使便不得謂之獨此則
慎之無及矣可知獨即意也意非念也是故謂念於

意以爲心之所發而誠之是舍其本源而從事於焦芽絶港也謂理生氣是與佛者有物先天地之說何別也此千古未決之疑一旦使人氷融霧釋眞有宋以來所未有然向非府君眞心妙悟推陷而廓清之則子劉子已收之鏡已得之珠幾何而不復墜乎海

昌陳簡齋先生曰學在天地間有宗有翼余躡齋蕺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淵源考亭追遡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未見有董常黃蘇之儔者黎洲黄子於蕺山門爲晩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還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

後蕺山之學如日中天黃子所謂會國而儒者一人歟先生與府君同門素心故知之深言之切也康熙丁未定菴姜先生請府君復證人書院之講會先生亦故與府君同及蕺山之門者也自首陽正命講席中絕者三十六年至是而復舉之戊申鄞城亦請府君主講席一會於廣濟橋再會於延慶寺自是郡上傑出之君子二十餘人咸來執贄府君謂學問必以六經爲根柢空腹游談終無撈摸於是郡上遂有講經會嗣後海寧令許公三禮請主講於北寺越倅許公虬請主講於鄞城郡守李公鐸請主講於府學明

倫堂府君雖勉強應之或皆非本意也巳未葉訒菴先生以博學鴻儒薦府君辭不赴萬書陳庶常介眉謂與君相知有素胡不爲力止此魏野所謂斷送老頭皮也庚申徐立齋先生以特舉遺獻事薦府君與興化李映碧先生兩人奉 旨着該督撫敦請府君萬書制府李公之芳中丞李公本晟使代以老病疏辭巳又奉 特旨凡黃某所有論著及所見聞有資明史者著該地方官抄錄來京宣付史館藩司李公士貞因招 不孝百家入署較勘如干册使胥吏數十人繕寫進呈庚午二月故生明 皇上問徐

僉言先生海內博學洽聞、文章爾雅、可備顧問者何人、先生對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黃某學問淵博、行年八十、猶不釋卷、曾經臣弟元文奏薦、上曰可召來、朕不任以事、如欲回家、即當遣官送之、先生對前業以老病辭、恐不能就道也、皇上因歎人才之難如此、歲戊辰、自爲生壙於王父壠畔、諭吾死後、即於次日昇至壙中、斂以時服一被一褥、安放石牀、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紙錢紙旛、一槩不用、是時不孝百家以代役明史在都、得諭皇遣告辭監修、許以在家纂輯、攜書函歸、癸甲冬

秋兩兄繼歿、又書梨洲末命一篇、不孝百家孤與宗淑遵傳師謀曰、諸命皆可遵、獨不用棺槨一事、奈何府君聞之曰、瞻以父之身、父不能得之子耶、作葬制或問、或問送死者棺周於身、槨周於棺、古今之通義也、今子易棺以石牀、易槨以石穴、可乎、曰何爲其不可也、余覽西京雜記所發之冢、多不用棺、石牀之上藉以雲母、趙岐敕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陳希夷令門人鑿張超谷、置尸於中、人入視其顱骨置於常人、尚有異香、古之人行此者多矣、問者曰爲

其子者從之與否曰爲其不從也孝子者於親平日之言無有不從至於屬纊之後世俗謂之遺囑禮家謂之顧命親之所言從此不得聞矣無論馬醫夏畦之子不敢不奉以終身不必孝子於此而有不從則平日之爲逆子無疑矣楊王孫祼葬而子從之古今未有議其子之不孝者是從之爲是也問者曰子以從親爲孝則古今無諍子矣曰聖人之爲棺槨以槩天下之人其有不欲槩者自創爲法亦聖人之所不禁也必以去棺槨爲非禮則趙岐之孟注不當列於諸經希夷之圖譜不當傳之於後世矣使爲子者

而欲諍之、則是自賢以蓋父也、問者曰、諍之不可、父
死之後、陰行古制、使其父不背於聖人、不亦可乎、曰
惡、是何言也、孝子之居喪、必誠必信、誠信貫於幽明、
故來格來享、欺僞雜於其間、精誠隔絕、宗廟之饋食、
松楸之霜露、其爲無祀之鬼矣、孟子之禮匡章、以其
不欺死父也、父有不善、尙不敢欺、父之不循流俗、何
不善之有、顧使其形骸不能自主、則棺槨同於敝蓋、
人亦何樂乎有子也、又示　不孝百家詩二首築墓經
今已八年、夢魂落此、亦欣然莫敎輸與蔦蟻笑、一把
枯骸不自專、年來頻汝苦支撑、雞骨支牀得暫寧、若

使松聲翻悲淚萬端无絮喪平生嗚呼嚴命如此不孝百喙敢不遵乎

先母葉氏爲先外祖所鍾愛奩裝頗具而惟以儉質自處自王父兩葬莛祠諸費皆先母簪珥之直也桑海之交疊經播徙晝夜常懷剃刀以防不測先王父殉難時留家訓一章中有汝婦賢孝古有用婦言而亡亦有不用婦言而亡之語先府君遘世二十年府君庭訓謂賢孝二字是汝母生而得忠端之謚也後人即不信今人之文章其有不信忠端公之言者乎

淑人子三百藥宮生娶

李氏繼柳氏正誼太學生娶孫司馬延齡之女其花
燭則監國所賜繼虞氏不孝百家太學生原名百學
聘王司馬篤菴女司馬正命女爲劉井所得時年十
三奪井劒自刎通志所載王烈女也娶孫氏女三長
適大理府知府朱雅淳子諸生朱林次適官生劉茂
林節蕺山子劉子宗周冢孫次適諸生朱沆孫男六
千頃千子千秋千門千仞千人孫女四諸生諸孔佩
萬承勳太學生沈兆祥庠生沈岳其壻也府君之學
原本蕺山而深造必由乎自得言性則以爲陰陽五
行一也賦於人物則有萬殊有情無情各一其性故

日各正性命以言乎非一性也、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也、狼貪虎暴獨非性乎、然不可以此言人、人則惟有不忍人之心純粹至善、如薑辛荼苦賦時各別、故善言性者、莫如神農之本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卽性也、非先有仁義禮智而後發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嘷蹴而不屑、此性之見乎動者也、卽當其靜而性之爲怵惕不屑者未嘗不在、猶之未發而喜怒哀樂未嘗不在也、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爲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

所謂性、亦猶含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夫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虛、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爲物、物不轉而爲人、草不移而爲木、木不移而爲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特之反覆萌蘖發見者、性也、備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而後心與理一、一氣而含陰陽五行、不能無過不及、而有徵陽伏陰、豈可謂氣之不善乎、其一時雖有過不及而

萬古之中氣自如也、人之氣稟、雖有清濁強弱之不同、而滿腔惻隱之心、觸之發露者、則人之所同也、此所謂性、即在清濁強弱之中、豈可謂不善乎、人生墮地、分父母以爲氣質、從氣質而有義理、則義理之發源在於父母、陽明言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不知天理從父母而發、便是仁也、嚴父配天、非崇高之也、吾之於天、曠遠難屬、藉嚴父在天之靈、通其陟降、而先儒疑於郊鯀、以功德言、不以感召言、非也、世儒謂天理爲天下所公共、虛靈知覺爲一已所獨得、故必推極其虛靈知覺之知、以貫徹無間乎

天下公共之理，斯爲儒者之學。若單守其虛靈知覺之知，而不窮夫天下公共之理，則入於佛氏之窠臼矣。不知天之生人，舍虛靈知覺之外，更無別物。虛靈知覺之恰好處，便是天理。此理通天下萬物而無間，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以其巳所自有，無待假借，謂之獨得可也；以其人所同具，更無差別，謂之公共可也。乃一以爲公共，一以爲獨得，析而爲二乎。佛氏正惟認理在天地萬物，非吾之所得有，故以理爲障而去之。其謂山河大地爲心者，不見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無礙於其所爲空，則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矣。

故世儒之求理、與釋氏之不求理、學術雖殊、其視理在天地萬物則一也、楊墨之道至今不熄、夫無所為而為之為仁義、佛氏從生死起念、即楊氏之自為也、發願度衆生、即墨氏之為人也、任彼說玄說妙、究不出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為、其所謂祖師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為人、故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興、儒門何一事不是自為為人、仁義之道所以滅盡、自古至今、止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易言一陰一陽之為道、此一陽已括一百九十二爻

之奇、一陰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偶、以三百八十四畫爲兩儀、非以兩畫爲兩儀也、若以第一爻而言、則一陰一陽之所生者、各止三十二爻、而初爻以上之奇偶、又待此三十二爻以生、陰陽者氣也、爻者質也、一落於爻、已有定位、安能以此位生彼位哉、四象亦統六十四卦之純陽純陰之乾坤、陽卦多陰之震坎艮、陰卦多陽之巽離兌而言、四象之分布於各卦者、即爲八卦、八卦即六十四卦、八卦定吉凶、如以爲三畫之卦、何以定吉凶乎、觀包犧氏始作八卦、下引乾坤夬益諸卦、可見矣、兩儀四象八卦、生則俱生、無有

次第太虚絪縕相感止有一氣無所爲天氣也無所爲地氣也自其清通而不可見則謂之天自其凝滯而有迹象則謂之地故曰資始資生又曰天施地生言天唱而不和地和而不唱也今謂一三五天之生數六八十地之成數二四地之生數七九天之成數是天唱而復和地和而復唱真若太虚之中兩氣並行天氣地氣其爲物貳矣是故一氣之流行無時而息當其和也爲春是木之行和之至而温爲夏是火之行温之殺而涼爲秋是金之行涼之至而寒爲冬是水之行寒之殺則又和木火金水之化生萬物其

凝之之性即土蓋木火金水土目雖有五而氣則一皆天也其成形而爲萬物皆地也若以水木土天之所生火金地之所生則春冬屬天夏秋屬地五行各有分屬一氣循環忽截而爲天忽截而爲地恐無此法象矣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俯察於地也謂之圖者山川險易南北高深如後世之圖經是也謂之書者風土剛柔戶口盛衰如夏之禹貢周之職方是也謂之河洛者河洛爲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圖書故以河洛繫其名也如此種種不可殫紀則又多蔽山之所未發者至於博極羣言上下今古著述

文章貫穿經史以逮天官地理九流百氏之學無不精斲乘稗官之說靡不究此如尋源崑崙過龍門歷底柱而遂至望洋浩瀚也所著書孟子師說以蕺山有大學統義中庸愼獨義論語學案師其意以補未備也易學象數論六卷以易之象數久爲異說所掩如焦京之徒以及太乙洞極潛虛王通之流紛紜錯雜論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內編論其顯背於易而自擬於易者爲外編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此有明一代學術所關也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此有明一代之文章也南雷文案十

一卷、吾悔集四卷、撥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後增刪爲南雷文定共若干卷、南雷詩歷四卷、南雷昔晉謝遺塵所居之地、去余家數里、府君取以自號也、待訪錄一卷、此弼帝匡王之略也、宋史補遺三卷、冬青引註一卷、西臺慟哭記註一卷、錄三卷、海外慟哭記一卷、汰存錄一卷、汰夏彝仲之幸存錄也、念昔日之交遊而追憶之、則作思舊錄、以水道變遷、非桑酈時舊、作今水經、壬午同二三叔父遊四明山、攀蘿附葛藤、竹窮搜、作四明山志、告羅黃巖以其眼游天台雁宕、作台宕紀游、庚子游匡廬、作匡廬行腳錄、讀書

所至、關涉本邑者、另分摘之爲姚江文略、姚江逸詩、姚江瑣事、宗支日衍一本追思、作黃氏家譜、弁冠不弔、勞心棘人、作黃氏喪服制、其曆律算數諸學、則有春秋日食曆、授時曆故、大統曆推法、授時曆假如、回回曆假如、西洋新法假如、律呂新義、弁珠密語、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圜要義、以至納甲納音太乙壬遁等、皆有成書、其未成者、宋元儒學案、宋元文案、已有稾本、未經編輯、遺命不孝百家成之、嗟乎、此豈不孝百家所任哉、怦怦恐恐、大懼弗勝、誓從此刻勵、稍希進步、力必成之也、嗚呼、人生境遇。勞逸之

判。逾於胥壞府君少丁家難。母寡弟幼。覆巢之下。僅存完卵。兼之禍患頻仍。內外百凡。隻身肩鉅。曾王父病革。匠事未敦。府君步行四百里。冒暑至諸暨。購歸美櫝。計直二百金。曾王父力疾出視。摩挲久之。喜曰。汝後日即封贈及我。亦是虛名。今日之孝。乃實事耳。先王父喪歸。卜葬隱鶴橋。鄉人之在逆案者。甚如天子有表章忠義之事。出而爲難。府君禦之。已建王父祠於西石山。又出爲難。府君號於當事。蕺山助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請以螳臂當之。卒得御史蕭公奕輔助金推官陳公子龍作祠堂碑銘。撤縣

立石、又邀衙鴻公留仙、鄭仙舟、陳文虎、萬履安、劉瑞當凡數十先生會祭祠下、大點攻鼓而逆黨始消沮。丙子、王父遷葬化安山、明年二月、分守台紹道謝公雲虬奉命諭祭、府縣各官紳士皆來、觀者數千人、府君應之不露寒儉之態、叔父輩四人、王父被難時、四叔父司輿與五叔父孝先更幼、讀書任之、外傅二叔父晦木年十一、三叔父澤望年九、府君身自教之、講書發明大意、將心意性命仁義禮智融會貫通一章、明則章章皆明、不與郡學究講貫逐節生解、初作制義、必令揣摩先輩、有一篇不似者則訶之、久之又令縱

横議論才氣爲主若拘守先輩者訶之如是而兩叔父之學成矣爲娶二叔父徐馮兩叔母三叔父劉梁兩叔母四五叔父朱姚兩叔母建正氣堂分居之庚辰㸃解南糶充是役者家無不覆又值歲連大祲叔祖輩皆相向而泣府君告糴黃巖一身竭蹶又值過禁甚嚴馳驛台越間謀於王畯雲倪鴻寶祁世培三先生而其事得集庚寅二叔父以連染被𢹂將羅大辟府君赤足行冰雪中十指皆血求救於馮君道濟得胡珠百顆獻之大帥而叔父得釋丙申墓祭𢹂家山闔門爲山賊所縛府君求救於沈李二君二三五

叔父乃得放歸西石山祠爲屯兵發毀移遷之黃竹浦口旋爲水漂又遷之南城之隅而不孝輩之婚嫁不與也事亦曠矣況夫雲壓雕城風巔崖海刋章急至碁忽發於貫星藏死頻來琴欲破於日影以至攜登避寇攜老幼於海濱山陬匿影憂讒埋名姓於城隈市角此眞宇宙間之勞人也而府君乃復肆厥典墳開來繼往大而能博如此豈天故捍一至苦之境以困府君而府君卽不憚自苦其心志殫厥劬勞力與天抗與府君抄書寒夜必達雞鳴暑則拆幌作孔就火通光伏枕攤編以避蚊蠅算歷未符力索窮搜

心火上炎頭目為腫而不顯嗟乎好逸惡勞人情等耳府君豈獨遠於人情乎亦惟是時存一王父之痛於意中無時不心王父之心事王父之事必不欲使倫物之間立身之際稍有不盡以貽王父憾故不惜竭一身之心神膏血一一以赴之是皆至性之發皇有然耳府君之生王母夢有麟瑞故乳名以之生而岐嶷壯能舉鼎額角髮際有紅黑痣如錢左右各一或曰此日月痣也或曰此肉角相也歲庚午姚江胡氏產麟府君作獲麟解謂是大水之兆而旁議者以為府君

焉蓋府君之身茹苦一生晚

年㓙乏或至不能舉火亦云窮矣然而神異禎祥之事實不一二數當十三四時赴考越城適同姓者有岑樓五間空無人居府君過之聞笑語棊奕聲登樓睇視見五六人倉惶急避府君遂問追躡樓窮而人不見惟五通神之像設在焉此府府君以孤身童子凝視弗怖也嘗登四明山至柿嶺失道暑氣爍蒸悶絕於地則有黃衣童子護守前立甦猶見之良久乃滅至於曠閣讀書芝之生於階陛空山布算甘露降於青松昔王父在詔獄老人見夢曰諸公後惟公後最吉孰謂是偶然者乎府君作藏山傳五星聚奎濂

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亥、于
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府君於甲辰歲著。
明儒學案成、而五星聚午亥、固由國家之瑞應、亦
何幸適逢其會與。

孫男　千人

曾孫　偁文

儲文

元孫　璋

紹頲

紹顒校字